

# 汉魏六朝岭南植物“志录”考略

邱泽奇

(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)

汉魏六朝有关岭南的记载很多，其书以“志”、“记”、“传”、“状”等为名，不能列举。

汉魏六朝岭南植物“志录”(以下简称“志录”)就是笔者从南宋以前的三十余种古籍中辑录了这些“志”、“记”、“传”、“状”等二十五部佚书的植物资料350余条而成。所称“岭南”，范围较广，不仅仅限于五岭以南，其地域包括今华南及其以南、西南的东南部，以及福建沿海，兼及这些地区的迤北毗邻地带。

辑佚工作有两大类型，一类是辑录佚书，以一部书为范围而辑录；一类是以类相从，按某一专业汇总辑录。自宋代开始有辑佚工作以来，大多侧重于辑录佚书，专业性的辑佚工作则很少，“志录”的意图就是按植物的专项内容予以辑录，时代上起后汉，下迄六朝，地域则以岭南为限，由于是专业性的网罗遗文，故所辑以佚书(或佚文)为限，就是说只是辑录佚书中有关植物的部分，无关植物的部分，一概不录。辑佚既以岭南为限，凡是有关岭南植物的佚书概予辑录，但其书非专记岭南者，虽是佚书，亦不予辑录，例如《广志》，虽专记南方，但并非佚书，自亦不在辑佚之列，例如戴凯之《竹谱》。这样做的目的，一是抢救祖国文化遗产；二是沙里淘金，集腋成裘，便于综观概貌；三是初步了解汉魏六朝时期岭南植物资源和社会经济的关系；四是辑录遗文提供学术界研究参考。

按时代先后及原书的体裁与性质，可以把“志录”分为三部分，即：异物志部分、南方草物状部分和地记部分。本文仅对“志录”各书的作者、成书及有关问题作一简要的考述，对“志录”的特点及科学成就的探讨将另有专文介绍。

## 一、异物志部分

“志录”收入了岭南十个书名的七种异物志：(1)杨孚《异物志》、《交州异物志》、《南裔志》，可能是后汉杨孚所撰《南裔异物志》的异名或省称。(2)三国吴万震《南州异物志》。(3)《临海异物志》、《临海志》，是三国吴沈莹所撰《临海水土异物志》的省称。(4)吴末晋初薛莹《荆扬已南异物志》。(5)陈祈畅《异物志》。(6)曹叔雅《异物志》。(7)不题作者姓名的《异物志》。

• 本文系在导师缪启愉教授指导下完成，宋湛庆、王达老师曾对本文提出过修改意见，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马泰来教授、上海人民出版社胡道静教授提供宝贵资料，在此一并表示感谢。

## 1、杨孚《异物志》、《交州异物志》、《南裔志》

“《异物志》一卷”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郑樵《通志·艺文略》均著录，其下注曰：“后汉议郎杨孚撰”。隋《志》、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与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又著录了杨孚“《交州异物志》一卷”。

杨孚，正史无传。明代始有郭棐《粤大记》、黄佐《广州先贤传》、欧大任《百越先贤志》等为其立传。欧《志》曰：“杨孚，字孝元，南海人，章帝朝举贤良，对策上第，拜议郎，和帝时，南海属交趾。部刺史夏则巡行封部，冬则还奏天府，举刺不法。其后竟事珍献。孚乃枚举物性灵悟，指为异物，以讽切之，著为《南裔异物志》。后为临海太守，复著《临海水土记》。世服孚高识，不徒博雅。”又云：“孚家在江浒北岸。”<sup>①</sup>这里似乎将杨孚的生平籍里、官职及撰写《南裔异物志》的原因与目的讲得很清楚了，细究则还有某些出入。

清代侯康首先提出疑问：《续汉书·五行志》刘昭注引到杨孚《卓传》，即《董卓别传》，则杨孚自是撰《传》之人。而黄佐《广州先贤传》、欧大任《百越先贤志》均称杨孚乃章、和时人，要早得多，无由撰《董卓别传》<sup>②</sup>，侯康因而认为撰《卓传》之杨孚与《异物志》的作者杨孚“或异人而同名也”<sup>③</sup>。如果刘昭没有引错，写《卓传》的杨孚应是另一同名的人。

清代曾钊又对杨孚曾任临海太守提出疑问：“考杨孚为汉章帝时议郎，而临海置于吴太平二年，……则议郎历汉末至吴时尚存，盖百余岁人矣。而史志犹称汉议郎，其不仕吴可知。”<sup>④</sup>认为杨孚不可能任临海太守，更不可能撰《临海水土记》。民国温庭敬把杨孚的年龄进行了推算，自杨孚初任议郎到吴太平二年始置临海郡“盖一百八九十岁，必无此理”<sup>⑤</sup>。的确，这是不可能的。

欧大任《百越先贤志》的《杨孚传》，系根据范曄、袁宏《后汉书》、欧阳询《艺文类聚》、徐坚《初学记》、吴兢《三才广记》等参修<sup>⑥</sup>。经笔者详考，仅《初学记》卷30“鱼牛”条引有杨孚《临海水土记》文，他书不见。而“鱼牛”条引文在《御览》卷939“牛鱼”条引作《临海异物志》（文句相似）。《临海异物志》是沈莹《临海水土异物志》的省称<sup>⑦</sup>，隋、唐《志》均有著录。而各家书目及《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》中，唯独不见所谓杨孚《临海水土记》的著录。据此，《临海水土记》很可能是《临海异物志》之误。而作者也被欧大任搞混淆了。有人认为岭南方言中“南”、“临”音近，“临海”可能是“南海”之

①欧大任《百越先贤志》，丛书集成初编本；又见姚振宗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卷21“异物志”，载《二十五史补编》，中华书局，1963年。

②③侯康《补后汉书艺文志》卷3 杨孚“交州异物志”、“董卓别传”，载《二十五史补编》，中华书局，1963年。

④曾钊《杨议郎著书·跋》《岭南遗书》第五辑

⑤温庭敬《广东通志·列传》 民国

⑥欧大任《百越先贤志》

⑦参见张崇根《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·自序》农业出版社，1981年

误，则“临海太守”当是“南海太守”，“《临海水土记》”应是《南海水土记》”<sup>①</sup>。不过，杨孚既不可能活一百几十岁任临海太守，现在又“改任”南海太守，“改写”《南海水土记》，缺乏任何文献佐证，难以令人置信。

《南裔异物志》之名最早见于北魏酈道元之《水经·叶渝河注》、《温水注》等篇，题其撰者为“杨氏”。“杨氏”，在郭棐、黄佐、欧大任各自的“杨孚传”中均明指为“杨孚”。黄佐以后，明、清《广东通志·列传》“杨孚传”均称其所撰之书为《南裔异物志》。酈道元之时代较早，可能杨孚的书原名《南裔异物志》，后来在流传中又别称《交州异物志》<sup>②</sup>。“裔”者边远之义，“南裔”也就是边远的“交州”，又简称《南裔志》，引文见于《文选·蜀都赋》刘渊林注。

综上所述：一、后汉杨孚不可能撰《董卓别传》；二、杨孚不可能仕吴任临海太守；三、不可能著《临海水土记》。这三点可以排除，那么，后汉杨孚写的书，大概原名《南裔异物志》，别称《交州异物志》，简称《异物志》、《南裔志》。为保存引书原貌，“志录”中仍题“杨孚《异物志》”、“《交州异物志》”和“《南裔志》”。杨孚《异物志》，主要有清代曾钊辑本，所辑不全，又窜入了其他异物志文<sup>③</sup>。“志录”辑录杨孚《异物志》3条、《交州异物志》1条、《南裔志》1条。

## 2、万震《南州异物志》

《南州异物志》一卷，隋《志》、两唐《志》均著录。隋《志》题“吴丹阳太守万震撰”、旧唐《志》题“万震撰”，新唐《志》不题撰者姓名。

向达疑万震任丹阳太守在吕范与诸葛恪之间，正当海外征伐甚盛之际<sup>④</sup>。其生平、籍里无从考证。

《南州异物志》，或作《南方异物志》<sup>⑤</sup>。另有一《南方异物志》系隋唐时房千里所撰<sup>⑥</sup>。非“志录”所辑范围。

侯康以为《南州异物志》的体例是“每物各为一赞语，而别以散文详释其形状，如戴凯之《竹谱》之例。诸书或引散文则无韵，或引赞语则有韵”<sup>⑦</sup>。

《南州异物志》，主要有清陈运溶<sup>⑧</sup>和日人小川博氏<sup>⑨</sup>辑本。“志录”收录19条。

①罗晃湖：“杨孚及其《异物志》考述”载《广东图书馆学刊》1983年第1期第29~32页

②姚振宗《后汉书艺文志》卷2“杨孚异物志”载《二十五史补编》中华书局1963年

③曾钊辑本载《岭南遗书》第五辑，又见于丛书集成初编。

④向达“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”载《北平图书馆馆刊》1930年12月号第23~36页

⑤参见“志录”中万震《南州异物志》有关校记。

⑥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。

⑦侯康：“补三国艺文志”载《二十五史补编》中华书局1963年

⑧陈氏辑本载《麓山精舍丛书》第二辑古海国遗书钞

⑨小川博氏辑本载《安田学园研究纪要》第二、三号，1958、1959年。

### 3、沈莹《临海异物志》、《临海志》

《隋书·经籍志》卷2著录：“《临海水土物志》一卷，沈莹撰”。旧、新唐《志》作“《临海水土异物志》一卷，沈莹撰”。郑樵《通志·艺文略》亦著录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以后不见再著录。

沈莹，正史无传。唯从《三国志·吴书·孙皓传》注引《襄阳记》及干宝《晋纪》可知：沈莹为丹阳太守，曾统领过“青巾军”，于孙皓天纪四年（280年）与伐吴晋军混战中殉国。《太平御览》卷780“东夷”引《临海水土志》有“安阳县”。安阳县，孙皓改罗阳县置。孙皓于公元264年即位。则《临海水土异物志》成书当在264~280年间。

《临海水土异物志》的异名有《临海异物志》、《临海水土记（志）》、《临海志》等13种<sup>①</sup>。为保存引书原貌，“志录”中以《临海异物志》、《临海志》二目列出。

《临海水土异物志》主要有今人张崇根辑本<sup>②</sup>。“志录”收录了《临海异物志》28条，《临海志》4条。

### 4、薛莹《荆扬已南异物志》

薛莹《荆扬已南异物志》，不见史志及私家书目著录，亦不见于《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》。其亡佚当在隋以前。

薛莹，字道言，沛郡竹邑人。孙皓时为执法选曹尚书，入晋为散骑常侍<sup>③</sup>，说明薛莹是吴末晋初人，其书亦当成于此。

最早征引薛莹书的是《文选》注，再是《史记》司马贞索隐，《太平御览》屡引之。

薛莹《荆扬已南异物志》，群书所引“荆扬”或作“荆阳”，或省作薛莹《异物志》<sup>④</sup>。“扬”、“阳”古时偶亦互书。“荆扬已南”当指交、广二州。

“志录”收录了薛莹《荆扬已南异物志》9条。

### 5、陈祈畅《异物志》

陈祈畅《异物志》，旧唐《志》作“《畅异物志》一卷，陈祈撰”，“畅”字疑上窜。新唐《志》作“《异物志》一卷，陈祈畅撰”，《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》及卷内所引多作“陈祈畅《异物志》”。

陈祈畅，正史无传，生平籍里无从考证。

“志录”收录了陈祈畅《异物志》6条，其中“余甘”、“甘藟”、“益智”在《齐民要术》中引作《异物志》，未题撰人姓名。

### 6、曹叔雅《异物志》

曹叔雅《异物志》，不见史志及私家书目著录，《艺文类聚》卷9“井”引有曹叔雅

①②张崇根《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·自序》 农业出版社 1981年

③参见《三国志·吴书·薛综传》

④参见“志录”中薛莹《荆扬已南异物志》有关校记。

《异物志》一条，同条在《太平寰宇记·江南西道·吉州》引作曹叔雅《庐陵异物志》，《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》及卷内仍作曹叔雅《异物志》。庐陵，郡名，郡治在今江西吉安，郡所辖地域接近南岭，故一并采之。又，或作曹叔《异物志》<sup>①</sup>，疑脱“雅”字。

曹叔雅，不见于史传，生平籍里难考。

“志录”收录了曹叔雅《异物志》1条、同条在《齐民要术》、《艺文类聚》中均题作《异物志》。

## 7、不题撰人的《异物志》，“志录”收录了51条。

自后汉杨孚创“异物志”之例，三国两晋效仿者较多，南朝时期已少见，唐代孟瑄之《岭南异物志》<sup>②</sup>可能是此种体例的最后一部，异物志所记大都为长江以南奇异之物，包括：植物、动物、矿物、珍宝、异事等，均为中原所少见或不见者<sup>③</sup>，其中又以岭南之事、物为突出，正如左思《吴都赋》所谓“方志所辨，中州所羨”，所以名为“异物志”。“志录”所收，仅限于汉魏六朝书之记岭南的植物部分。下述两种异物志，“志录”均不予收录：一是虽记有植物，但非关岭南者，如譙周《异物志》、宋膺《异物志》、《凉州异物志》；一是虽记岭南，但遗文未涉及岭南植物者，如《扶南异物志》。

## 二、南方草物状部分

“志录”收录的《南方草物状》、《南方记》和《南州记》三种，可能是同一书的不同称谓。

### 1、《南方草物状》

《南方草物状》，不见史志及私家书目著录。现存古籍中，最早见于北魏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征引，不题撰者姓名。《太平御览》始在《南方草物状》前冠以“徐衷”之名。

“徐衷”，在戴凯之《竹谱》中作“徐忠”，而书名作《南中奏》。《竹谱》“筋竹”条引作徐忠《南中奏》者，在《御览》卷963“筋竹”引《竹谱》同条，著者作“徐衷”，是“徐忠”应即“徐衷”。《后汉书》李贤注、《法苑珠林》、《初学记》等征引《南方草物状》或《南方记》均作徐衷，但《艺文类聚》、《本草拾遗》、《海药》、《太平御览》等引《南方草物状》、《南方记》或《南州记》又偶作“徐哀”、“徐表”、“徐襄”。“哀”、“表”、“襄”，可能是“衷”的形误，如《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》，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涵芬楼本在《南方草木（物）状》前作“徐衷”，清嘉庆十二年鲍崇城校宋刻本就作“徐衷”；《类聚》卷84“蚌”引《南方记》作“徐哀”者，《太平御览》卷941“蚌”就引作“徐衷”。《太平御览》所引《南方草物状》12处中，7处作“徐衷”，3处作“徐

<sup>①</sup>参见“志录”中曹叔雅《异物志》有关校记。

<sup>②</sup>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

<sup>③</sup>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组：《中国古代地理学史》 科学出版社 1984年 第338页。胡立初：“齐民要术引用书目考证”载《国学汇编》第二辑 齐鲁大学文学院1934年

哀”，1处作“徐表”，1处作“徐襄”，《太平御览》引书舛谬甚多，“哀”，“襄”、“表”与“衷”之形状相似，致误的可能性较大<sup>①</sup>。

徐衷，生平籍里等无从考证。《南方草物状》中恒记武平、兴古二郡名，二郡均置于公元三世纪。戴凯之《竹谱》引到徐忠书，而戴是晋宋间人，则徐衷比戴要早些，但亦不出东晋到刘宋之间<sup>②</sup>。

徐忠《南中奏》，唯见戴凯之《竹谱》征引。可能是《南方记》的别称<sup>③</sup>。

“志录”收录了《南方草物状》28条。

## 2、《南方记》

《南方记》，不见史志及私家书目著录，可能是《南方草物状》的别称。

首先，《南方记》不载地名沿革、山川地理，不是地记，而是和《南方草物状》一样，仅记载岭南地区的珍奇物产，两书的性质是一致的。其次，“×月花色，仍连著实”，是《南方草物状》的特征句式，《南方记》里也不断出现。再次，两书的内容往往交错叠出，如《齐民要术》卷10引《南方草物状》的“都咸”、“豆蔻”、“夫编”等，在《太平御览》里均作徐衷《南方记》，文字相同。《太平御览》引文前后亦有交错，如卷803“珠”引徐衷《南方草物状》，在卷941“蚌”下同一段文字又题作“徐衷《南方记》”。作者相同，性质一致，内容重出。故说《南方记》是《南方草物状》的别称是合理的。

六朝时代，以地名加“记”、“志”的地记不少；相反，象“《南方草物状》”这样的书名却绝无仅有。由于其内容是偏记一地之珍奇物产，人们在传抄过程中以当时习见的“××记”之类而简称《南方草物状》为《南方记》是很有可能的。南书北传，贾思勰同时见到不同来源的二书而予以征引，以致构成歧异，也是可能的<sup>④</sup>。

“志录”收录了《南方记》13条。

## 3、《南州记》

徐表《南州记》，不见史志及私家书目著录，一般认为，它是《南方草物状》之别称，“徐表”是“徐衷”之讹<sup>⑤</sup>。亦有人认为徐表《南州记》与徐衷《南方草物状》是不同时代的二书<sup>⑥</sup>。

“志录”收录了徐表《南州记》19条，全部出自本草书所引。其中《本草拾遗》1条；《证类本草》新附1条；《海药》18条，1条与《本草拾遗》重出，实际是17条。《海药》

<sup>①</sup>廖启瑜“《南方草木状》的诸伪迹”载《中国农史》1984年第3期第1~8页；石声汉《辑徐衷南方草物状·序》，西北农学院，油印本，1973年。

<sup>②</sup>同<sup>①</sup>；[新加坡]许云樵《徐衷南方草物状辑注·引言》，新加坡，1970年；Ma Tai-loi, The Authenticity of Nan-Fang T'sao-Mu Chung, T'oung Pao, Vol. LXIV, No4-5 1978

<sup>③</sup>石声汉《辑徐衷南方草物状·序》Ma Tai-loi The Authenticity of Nan-Fang T'sao-Mu, Chung T'oung Pao Vol LXIV No 4-5, 1978

<sup>④</sup>石声汉《辑徐衷南方草物状·序》

<sup>⑤</sup>同<sup>①</sup>；[新加坡]许云樵《徐衷南方草物状辑注》[日]和田久德《徐衷の〈南方草物状〉じつご》，载《岩井博士古稀纪念典集论集》，1963年，第810~821页。

<sup>⑥</sup>……, P.226 no e<sup>①</sup>

所引17条皆不见他书复引。

#### 4、《南方草物状》与《南方草木状》

北宋以前文献所引《南方草木状》实际就是《南方草物状》<sup>①</sup>，对于今本《南方草木状》的真伪，辩争激烈<sup>②</sup>。笔者认为，今本《南方草木状》确是一部伪书，与北宋以前文献所引的所谓《南方草木状》是两回事。学者们已经提出了充分的论据来说明这一点，如卷首所题时代之可疑，刘涓子的问题，以及今本所载80多种植物有60来种有明显造伪痕迹，以及作伪方法剖析等等<sup>③</sup>。此外，还有一有力的证据可资补充。今本《南方草木状》的“楨桐花”、“朱槿花”、“茉莉花”、“那悉茗”、“紫藤”、“榼藤”六条的内容最早见于南宋陈景沂《全芳备祖》所征引。根据《全芳备祖》卷首的韩境《序》和作者《自序》，知是书脱稿时间约在南宋理宗即位的1225年左右。今本《南方草木状》最早著录于1174~1189年间成书的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。《全芳各祖》以后，1241~1252年间成书的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亦予以著录。再后，成书于1265~1274年间的《百川学海》丛书首次将它收入，这一系列现象有力地说明今本《南方草木状》的成书时间当在南宋初年。北宋以前文献所引《南方草木状》的内容几乎全不见于今本《南方草木状》，这也是今本《南方草木状》成书在南宋的一个佐证。

#### 5、《南方草物状》辑本

今有两种《南方草物状》辑本。一是新加坡许云樵之《徐衷南方草物状辑注》，1970年新加坡出版。另一种是石声汉之《辑徐衷〈南方草物状〉》，1973年西北农学院油印。许本系根据日人和田久德《徐衷の〈南方草物状〉じょつとで》（徐衷〈南方草物状〉钩沉）一文提供的线索辑出<sup>④</sup>，资料不全，讹误疏漏之处较多，注释亦较简单。石本辑校较许本严谨翔实，但未作注释，亦偶有疏漏之处。

“南方草物状”之例，仅晋代有之。其所记内涵与异物志相似，是岭南地区的珍奇物产（包括动、植、矿物）。但其资料来源似有差别。异物志可能多采自传闻，而《南方草物状》可能有得自调查的资料。为保存引书原貌，“志录”中仍作《南方草物状》、《南方记》、《南州记》三目列出。

### 三、地记部分

“志录”辑录了十二个书名的八种地记，即：（1）裴渊《广州记》，顾微《广州记》；

① 缪启愉：“〈南方草木状〉的诸伪迹”

② 关于真伪讨论的主要论点，参见1983年《南方草木状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录》，华南农学院，1983年。

③ 主要参考：缪启愉“〈南方草木状〉的诸伪迹”；陈连庆《今本〈南方草木状〉研究》，载《文史》第18辑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，第93~100页；Ma Tai-loi The Authenticity of Nan-Fang T'Sao-Mu, Chung T'ou-ung Pao Vol LXIV No 4-5 1978 P218-252

④ [新加坡]许云樵《徐衷南方草物状辑注·引言》和田氏文载《岩井博士古稀纪念典集论集》东京，1963年，第810~821页。

《广州记》；（2）刘欣期《交州记》；（3）沈怀远《南越志》；（4）《南中八郡志》；（5）俞益期《与韩康伯笈》；（6）竺法真《登罗浮山疏》，《罗浮山记》；（7）《林邑国记》；（8）《扶南记》、《扶南传》。

### 1、裴渊《广州记》、顾微《广州记》、《广州记》

三《记》均不见史志及私家书目著录，群书屡有征引。王国维校酈道元《水经注》所列引书目有裴渊《广州记》；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既引有裴渊《广州记》，亦引有顾微《广州记》和不题撰者姓名的《广州记》。

裴渊，《齐民要术》中6处引作“裴渊”；《艺文类聚》中1处引作“裴渊”，2处引作“裴氏”；《北堂书钞》卷154引作“裴渊《南海记》”，实即《广州记》<sup>①</sup>；《御览》卷49引作“裴關”，是“裴渊”之误<sup>②</sup>。

裴渊《广州记》有“东官县”和“西平县”，“东官县”，晋置；“西平县”，刘宋初置。则裴渊可能是刘宋时人。又考《水经注》只引到裴《记》，而不见顾《记》，或酈未看到顾《记》，顾《记》成书时间稍晚。“志录”中，裴《记》与顾《记》重复的条目有三：“鬼目”、“古度”、“膏藤”。前二条裴《记》文简，顾《记》文详，顾《记》似带有补充裴《记》的性质，大概是裴书在前，顾书稍后。

顾微，《齐民要术》所引11处作“顾微”；《名医别录》、《法苑珠林》各1处引作“顾微”；《艺文类聚》3处引作“顾微”，3处引作“顾微”；《酉阳杂俎》1处引作“顾微”；《太平御览》5处引作“顾微”，7处引作“顾微”。“微”、“微”、“微”三字极易形误。如“甘蕉”条，《要术》作“顾微”，《类聚》、《御览》作“顾微”；“山槟榔”条，《名医别录》作“顾微”，《御览》作“顾微”；“蔣藤”、“续断”条，《要术》、《类聚》作“顾微”，《御览》作“顾微”。“志录”概从《齐民要术》作“顾微”。

道光《广东通志》卷193云：“《广州记》，顾微撰，佚，黄《志》<sup>③</sup>作一卷。谨按，此书名志目皆未录，惟黄《志》有卷数，又不著年代。考《艺文类聚》引‘南海始昌’条，始昌”，惟宋《志》有之，齐《志》无。然顾微殆宋人也”。顾《记》“花树”条有“平兴县”，“古度”条有“熙安县”，“金荆”条有“抚纳县”，“筍竹”条有“平乡县”，均为南朝宋置。其中“熙安县”南齐便废。顾《记》中不见刘宋以后新置地名，那么，定顾微为刘宋时人，似可成立。

文廷式<sup>④</sup>、张国淦<sup>⑤</sup>以为顾微《广州记》是晋代著作，因此，顾《记》中屡见的刘宋新置地名就无法解释了。青山定雄<sup>⑥</sup>又以为顾《记》是东晋到刘宋间的作品。但从上述事实来

①裴渊《南海记》的同一内容，在《本草拾遗》、《海药》中均作《广州记》，参见“志录”中有关校记。

②同一内容在《太平御览》卷972中即作“裴渊”，形误显系。

③“黄《志》”，指明代黄佐《广东通志·艺文志》。

④文廷式“补晋书艺文志”载《二十五史补编》中华书局1963年

⑤张国淦《中国古方志考》中华书局 1962年 第593页

⑥【日】青山定雄《六朝之地记》顾安译 载《中和》1943年第2期 第35~51页



看，把它放在刘宋似更为合适。

不题姓名的《广州记》与裴《记》重文8条：“韶”、“山桃”、“瓜”、“石林竹”、“枸椽”、“木绵”、“杨梅”、“皋芦”。前4条，《齐民要术》不题撰人，他书引作裴《记》。又，与顾《记》重文3条：“益智”、“木威”、“续断”。前2条《齐民要术》不题撰者，他书引作顾《记》。《广州记》与裴、顾二《记》重文共11条。考其所及地名，有吴、会二郡、增城县、鄞平县、西平县等，设置时间均不晚于南朝宋。当时似有一没有作者姓名的《广州记》在流传，但无从考证是裴《记》还是顾《记》，抑或是另一书。

裴渊、顾徽，正史无传，生平籍里难以详考。

裴渊《广州记》，主要有清王谟辑本<sup>①</sup>，所辑简略，间或杂入其他《广州记》文；清王仁俊所辑亦简略<sup>②</sup>；蒲圻张氏辑本仅1条<sup>③</sup>。

顾徽《广州记》，明陶宗仪辑本，寥寥几条<sup>④</sup>；清王谟《汉唐地理书钞》仅载其书名，无内容。

“志录”收录裴渊《广州记》19条，顾徽《广州记》21条，《广州记》38条。

## 2、刘欣期《广州记》

刘欣期《交州记》，群书所引或省作《交州记》<sup>⑤</sup>史志及私家书目均未著录。王国维校郦道元《水经注》引书目录有刘欣期《交州纪》，《齐民要术》亦引到，《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》作《交州记》，卷内又恒作刘欣期《交州记》。

刘欣期，不见史传，生平籍里无从考证。群书所引或作“刘欣”、或“刘歆期”、或“刘歆之”<sup>⑥</sup>，均是“刘欣期”之误。《太平御览》卷947引刘欣期《交州记》提到“太和”。“太和”年号有五：魏明帝，晋废帝，后赵石勒，十六国成汉李势，北魏孝文帝。《交州记》所记是交州，当是南人所写，不可能用魏明帝、后赵等年号，故此处“太和”应是晋废帝的年号（366~370年）。又，南宋罗愿《尔雅翼》卷28引刘欣期《交州记》有“交趾封溪县”。封溪县，《晋书·地理志》属武平郡，宋《志》无。《太平御览》卷49引刘欣期《交州记》提到“李逊”，据《晋书·孝武帝纪》云：“太元五年（380年）冬十月，九真太守李逊据交州反。”则是刘欣期当是东晋末人。

刘欣期《交州记》，明陶宗仪辑本<sup>⑦</sup>中与植物有关的仅“古度”、“多感子”、“椰子”及“杉”四条；清曾刳辑本<sup>⑧</sup>较简略；王谟《汉唐地理书钞》只载书名，无内容。

“志录”收录了刘欣期《交州记》20条。

## 3、沈怀远《南越志》

《隋书·经籍志》卷2“地理类”著录，称“《南越志》八卷，沈氏撰”。旧、新唐

<sup>①</sup>载王谟《汉唐地理书钞》中华书局影印本 1962年

<sup>②</sup>载王仁俊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》稿本，藏上海图书馆

<sup>③</sup>载张氏《大典》

<sup>④⑦</sup>或《说郛》卷61 宛委山堂本

<sup>⑤⑥</sup>参见“志录”刘欣期《交州记》有关校记。

<sup>⑧</sup>载《岭南遗书》第五辑，亦见于丛书集成初编。

《志》，《宋史·艺文志》，宋代王尧臣《崇文总目》卷2，南宋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“地理类”，南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8均著录。

据《南史·沈怀文传》，其弟沈怀远因罪被宋孝武帝（454~464年）谪徙广州，至465年北归，任武康（在今浙江）令。“撰《南越志》”。是沈怀远在广州有几年到十来年的时间，《南越志》当是其在广州时所写。

沈氏《南越志》，隋《志》作八卷，是“志录”所收地记类中卷帙最多的一种。旧唐《志》作五卷。新唐《志》、宋《志》均不载卷数。《崇文总目》、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均作七卷。

《南越志》有明陶宗仪辑本<sup>①</sup>，与植物有关的2条，清王仁俊《玉函山房辑佚补编》、《经籍佚文》所辑颇为简略。民国叶昌炽所辑虽帙分三卷<sup>②</sup>，亦不过八百字。严可均辑本较详，录有一百五十八事，分为二卷<sup>③</sup>。遗憾的是，严本笔者目前尚无法得见。

“志录”收录了沈怀远《南越志》28条。

#### 4、《南中八郡志》

《南中八郡志》，不见史志及私家书目著录。《齐民要术》卷10引《南中八郡志》2条，不题撰者姓名。《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》著录。章宗源及姚振宗二种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均认为刘渊林注左思《蜀都赋》所引魏完《南中志》就是《南中八郡志》，“魏完”即其作者<sup>④</sup>（杉本直治郎认为作者应是“魏宏”<sup>⑤</sup>）。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刘昭注引《南中志》“邛广都河”条，在《后汉书·西南夷传》李贤注及《太平御览》卷791所引作《南中八郡志》；《后汉书·吴汉传》李贤注引《南中志》“渔涪津广数百步”条，在《太平寰宇记》卷74所引作《南中八郡志》，是章、姚二人所言似可征信。魏完，生平籍里无从考证。

《南中八郡志》异名较多。《齐民要术》卷10引2条，一条作《南中八郡志》，另一条作《南州八郡志》；《初学记》卷8引作《南征八郡志》；《太平御览》卷848作《南中八部志》，卷906作《南中八群志》；《太平寰宇记》卷74作《南北八郡志》；等等，均系《南中八郡志》之讹误<sup>⑥</sup>。《太平御览》卷924又作《南中八郡异物志》。如前所述，各种异物志多记奇珍异物，几乎不涉山川地理、风土人情之类，而《南中八郡志》所记以山川地理为主，兼及草木鸟兽，非专写“异物”，实为地记。故以《南中八郡异物志》为其全名者<sup>⑦</sup>，似可商榷。

《南中八郡志》的地名，《太平寰宇记》卷177及《太平御览》卷353引有“永昌郡”，

①《说郛》卷61 宛委山堂本

②《击谈庐丛书》稿本 藏清华大学图书馆

③张国淦《中国古方志考》 中华书局 1962年 第595页

④两种《考证》均载《二十五史补编》 中华书局 1963年

⑤〔日〕杉本直治郎《〈西南异方志〉上〈南中八郡志〉》 载《东洋学报》 第47卷 第399~401页

⑥王叔武《云南古佚书钞》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78年 第6页

⑦王叔武《云南古佚书钞》；〔日〕杉本直治郎《〈西南异方志〉上〈南中八郡志〉》，载《东洋学报》，第47卷，第397~399页。

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注引有“朱提”，《艺文类聚》卷87“甘蔗”引有“交趾”，《初学记》卷8引有“麋泠”。三国时，永昌、朱提属蜀，交趾、麋泠属吴，则《南中八郡志》成书的时间上限必在晋统一全国（281年）以后。刘渊林注左思《蜀都赋》引《南中志》有“建宁郡”。建宁郡在太安二年（303年）分置为益州、平乐二郡<sup>①</sup>。故其成书当在281~303年间<sup>②</sup>。

蜀汉时，南中八郡指犍为、牂牁、越巂、永昌、朱提、建宁、云南、兴古。而《南中八郡志》除包括蜀汉时的南中八郡以外，还远涉交趾、武平、九真等郡，故“南中八郡”是泛指岭南边远地区。

《南中八郡志》，有今人王叔武辑本<sup>③</sup>。清王谟《汉唐地理书钞》只录其书名，无内容。

“志录”收录了《南中八郡志》8条。

### 5、俞益期与《与韩康伯笈》

《水经·温水注》云：“豫章俞益期，性气刚直，不下曲俗，容身无所，远适在南，与韩康伯书曰……”。这是俞益期写给韩康伯的书信。“远适在南”，指流寓交州，把在交州所见热带植物的特异情况告知韩康伯，现在所知是槟榔和再熟稻等。俞益期生平不详。他到交州大概是避俗而去，流寓远域（“适”虽通“谪”，但在这里作“谪”解不妥）。韩康伯是东晋中期人，《晋书》有传，曾任豫章太守，又《世说新语·德行》说他曾任丹阳尹。俞是豫章人，可能远适异域时正在韩的任内，并得到韩的同情，故《笈》中有槟榔异树“弗遇长者之目，自令人恨深”之语。

黄逢元以为《隋书·经籍志》卷4所录亡书《俞希集》是俞益期书，“益期”是其字<sup>④</sup>。但不知所本。

“志录”收录了俞益期《与韩康伯笈》5条。

### 6、竺法真《登罗浮山疏》、《罗浮山记》

二书均不见史志及私家书目著录，王匡维校《水经注》所列引书目只有《罗浮山记》，不题撰者姓名。《艺文类聚》多引之。《齐民要术》卷10引作竺法真《登罗浮山疏》，而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太平御览》所引多作“竺法真《登罗山疏》”，是省“浮”字。唐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志》卷32云：“博罗县罗浮山在县西北二十八里。罗山之西有浮山，盖蓬莱之一阜，浮海而至与罗山并体，故曰罗浮”。是“罗”、“浮”实为一山。《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》中，二书名俱录。

竺法真，不见于史传，生平籍里不详。

清代文廷式、丁国钧、黄逢元三种《补晋书艺文志》均认为《罗浮山记》的作者是袁

①常璩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刘林杉注 巴蜀书社，1984年

②王叔武《云南古佚书钞》，云南人民出版社 1978年 第5~6页

③载王叔武《云南古佚书钞》，云南人民出版社 1978年

④清·黄逢元《补晋书艺文志》载《二十五史补编》 中华书局 1963年

宏<sup>①</sup>。

“志录”收录了竺法真《登罗浮山疏》6条，《罗浮山记》10条。

## 7、《林邑国记》

林邑国始建于汉末，其地在今越南中部。

王国维校《水经注》所列引书目录有《林邑记》，《水经注》中屡引之。《齐民要术》引作“《林邑国记》”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“《林邑国记》一卷”。其撰者姓名等无法考证。成书的时间可能在晋<sup>②</sup>。

《林邑国记》主要记地理沿革、山川、变迁、风俗、传说等，兼记物产<sup>③</sup>。“志录”收录了4条。

## 8、《扶南传》、《扶南记》

二书均不见史志及私家书目著录。《梁书·海南诸国传》曰：“吴孙权时，遣宣化从事朱应、中郎将康泰通焉，其所经及传闻，则有百数十国，因立纪传”。王国维校《水经注》所列引书目录有康泰《扶南志》和竺芝《扶南记》，群书所引又或作《吴时外国传》、《交州以南外国传》，或作《扶南土俗传》等。

佛驮耶舍、向达认为康泰书是《吴时外国传》及《扶南记》，朱应书是《扶南异物志》<sup>④</sup>；又认为竺芝或亲到扶南国亦撰《扶南记》，《交州以南外国传》、《扶南土俗传》等只是《吴时外国传》的分名或异名<sup>⑤</sup>。《梁书·刘杳传》提到的朱建安《扶南以南记》，日人渡部武认为就是《扶南异物志》，“建安”可能是朱应的字<sup>⑥</sup>。这是一种推测。

扶南，在今中南半岛南端，约在公元一世纪建国<sup>⑦</sup>、公元三世纪，扶南国王范曼在位时，积极开拓疆土，成为东南亚最强大的国家。七世纪中被真腊所灭，存在六个多世纪。扶南有优越的自然与地理条件，是古代东西方的海上桥梁<sup>⑧</sup>。“志录”收录《扶南传》4条，《扶南记》2条。

地记，南北方均有，内容丰富多样，在方志学上称其为中国地方志的雏形或古方志<sup>⑨</sup>，活跃于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它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。宋以后基本上为地

①三种《补晋书艺文志》均载《二十五史补编》，中华书局 1963年

②文廷式《补晋书艺文志》，载《二十五史补编》，中华书局 1933年

③参见《水经注》所征引。

④朱应《扶南异物志》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

⑤佛驮耶舍“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佚辑”载《史学杂志》1929年第1期；向达“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”载《北平图书馆馆刊》1937年第12月号 第23~36页

⑥[日]渡部武《朱应·康泰·扶南见闻辑本稿》，载《东海大学文学部纪要》，昭和六十年(1985年)。

⑦《梁书·扶南传》，《南齐书·扶南传》。

⑧周中坚“扶南~古代东西方的海上桥梁”，载《学术论坛》1982年第3期，第52~57页；[英]D.G.E霍尔《东南亚史》上册，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，商务印书馆，1982年。

⑨张国淦《中国古方志考》将“志录”的三部分的书均收入，中华书局，1962年；黄苇《方志论集》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第21~43页；刘光禄《中国方志学概要》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3年 第23~25页。

方志所替代。地记的体裁和内容的侧重点因时因地而异，很不一致。开发较早的地区如中原，侧重于沿革、山川、故城、陵墓、奇观、津渡、耆旧等的记载；而开发较晚的地区如岭南，则多记载山川、地理、风俗、草木、鸟兽、鱼贝、矿物、珠玉、传说等<sup>①</sup>。“志录”所辑录的是记南地记中记载热带亚热带植物的部分，非专记岭南的地记不录；虽是专记岭南，但遗文与热带植物无关者如王韶之的《始兴记》，亦不录。

“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”所收著作一览表

	书 名 <sup>②</sup>	作 者	成书时代
异 物 志 部 分	杨 孚 异 物 志 交 州 异 物 志 南 奇 志	杨 孚	后 汉
	南 州 异 物 志	万 震	吴
	临 海 异 物 志 临 海	沈 莹	吴 末
	荆 扬 巴 南 异 物 志	薛 莹	吴 末 景 初
	异 物 志	陈 祈 畅	
	异 物 志	曹 叔 雅	
	异 物 志		
南 方 草 物 状 部 分	南 方 草 物 状 南 州 方 记 南 方 记	徐 衷	东 晋 到 刘 宋
地 讨 部 分	广 州 记 广 州 记 广 州 记	裴 渊 顾 徽	刘 宋 刘 宋
	交 州 记	刘 欣 期	东 晋 末
	南 越 志	沈 怀 远	刘 宋
	南 中 八 郡 志	魏 完	晋
	与 韩 康 伯 笺	俞 益 期	东 晋
	登 罗 浮 山 疏 罗 浮 山 记	竺 法 真	
	林 邑 国 记 扶 扶 南 南 记 传		吴

① [日]青山定雄《六朝之地记》，顾安译，载《中和》，1943年，第2~5期杜石然等《中国科学技术史稿》，科学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254页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组《中国古代地理学史》，科学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33页。

②为保存引书原貌，均以引书所题书名著录。